

建寧縣志

序

記

傳

雜著

第十冊

建寧縣志卷之二十七

知縣潞水韓琮纂

藝文

鄭夾漈通志謂漢書藝文出於劉歆七畧以七畧爲步趨雖疎而不濫自可以無失也其間或班氏雜以己意即躓矣愈知此事談何容易不可不矜慎也建寧人文美秀風雅相尙人握靈蛇之珠戶藏丹鳳之璞川媚山輝不可掩抑第於縣事無涉奚用誇多鬪靡茲擇其切要者載之采輯不無疎漏然而排沙揀金勿之有濫焉耳志藝文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一

序類

明

縣志原序

邑令 何孟倫

建寧古綏城地實惟贛盱汀劍之交環境皆山民俗多樸服耕力穡以日食鮮知飭化貿遷之利隱然古之遺民也倫始至問其民無獷悍之俗問其賦無逋負之頑御得其道則頽然順聽庶幾簡而淳矣惟山川風土民生異俗建寧山綿水密野曠林深宜民之朴而澆風之未有也政之暇欲攷而知之然舊志汙漫不一郡志略而未詳境之土民

之俗有所未知非有事于茲土者之歎乎迺兼採其事裁其所不一增其所未備爲今志若干卷其爲綱者七爲條目者五十六舉例以發凡疏目以附見是故規方百里而廣袤縱橫有申畫之限焉地理所以志也代序相承而崇替廢興有沿革之槩焉建置所以志也食租衣稅而沃瘠豐庠有底慎之制焉田賦所以志也人綱人紀爾俸爾祿作而不觀有瘵曠之譴焉官師所以志也時而颺之以烝我髦士賢能之承有德業之競焉選舉所以志也令德令猷惟聲實是適長善成教有率勸之

道焉人物所以志也夫蕞爾之地肇域之爲疆理則褊非豐壤也損益之爲建置則隘非宏模也均節之爲田賦則嗇非恒制也民惑于不可知致力于神者多非其道職業怠棄苟辦於目前而民事罔知士習日趨觀摩廢而德業無以相攷前修既遠耆德之不多見也宜無庸于志已然民無罷愿因時而化俗無隆汙由政而革率作振興存乎其人爾順而致之則茲之俗將不日登乎朴而愿登化之基也倫忝茲官守猶幸其俗之未漓也存其朴不易其素從其陋以不失古之遺焉是志者之

意也其是與非文不文奚暇計哉嘉靖丙午仲春  
二月撰

縣志前序跋

邑令 吳 金

建寧縣舊無志何令創之時嘉靖丙午也余後至  
且十四載執志求之大非其舊將懼此志不得爲  
信史矣財藏于民減舊者倍賦斂于官增舊者亦  
倍風俗自厚而薄訟牒自簡而繁倉場之移佛寺  
之廢以至盜賊環遶四境之外驚及千里雖未入  
境得免焚劫而鄉民舍鉏耰而執鎗劍廢寢食而  
司防守亦勞且危矣哉嗚呼即一邑而天下可知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三

也即十年而百年又可知也世道人心之感何如  
耶亟命重修之庶可信于將來云嘉靖辛酉秋九  
月跋

壬子重修縣志序

郡判 柳文標

綏城志新修訖將登梓邑人士以余爲庖治於斯  
也來問序而余不敏因颺言首簡盖寓內郡國之  
志權輿于史而攷其推暨則實與政治相流通魯  
論贊民心歸周而必先四方之政誠以四方者封  
域異形土物異產民生其間者異俗古然而今否  
者異時因其勢而化以裁之補偏而通變使民不

倦而各得其宜所以云掾也是故審封域而建邦  
設險之制可得而稽矣洞物產而三壤成賦任土  
作貢之經可得而類矣審風俗而文質奢儉澆淳  
之搏掞可得而施矣相古今而人才之奮苓兵農  
之囂靜吏道廉纖之故可得而勸戒區別矣然則  
志之所係其關於政治顧不重哉劉秘監曰史有  
三長才學識而世罕兼之愚賈搯金不能貨殖是  
謂有學無才善構如工倕非梗柁弗任是謂有才  
無學鼠石皆璞絲豕俱琴若識不足以綜物則雖  
才與學猶雕龍也乃余獨謂作史難而作郡國之

史尤弗易耳目境接桑梓情濡宅壠避趨建置多  
忌一難也諛墓需金佳傳索米瓠壺代鼎瓦缶當  
鐘二難也阡陌交通米塩凌雜一以爲筭簿一以  
爲郵程尺寸相資彌縫舊物三難也夫史氏三長  
既不少概見而又參錯三難以榛梗其筆無怪乎  
志雖克棟可徵而信者殆闕如也故作志之法其  
事嚴以核其鑑虛以明其辭約而舉三者備然後  
可以錯綜群言抽心呈貌轡龍虎之文稱一代信  
史焉綏邑志久未脩視所闕遺殆不止一世余兩  
番庖代於此地之風尚習俗考之嫻矣然與志所

紀多不合豈其江河代變勢趨積重而不可挽歟抑化而裁之者權則有在而不揜之目下歟即如先時里役無藝之徵若奏銷開銷僉解妄派諸秕政積二十二事不知備自何年余順邑民請既已盡行洗被鑄貞石傳禁永遠然倖門如鼠穴庸詎知此外遂可盡塞而因循歲月保無有巧立名目越所禁以鳥鈔求飽者乎余盖喟然太息時易勢殊古無而今有者何限信乎化裁補掾權則有在而不自下揜之也今綏城之志既粲然具備稱信史爲邑者顧其名而思其義視其積重所在以身

先之而不致隕越則綏其庶乎余不敏敬掇其大端而爲之序康熙壬子季夏月攝縣事邵武府通判柳文標撰

宋李忠定公文集序

本邑人

李嗣元

古忠臣拂士不偶於時者豈盡其主不知知不用哉蓋有見察於青宮潛邸之中而登之樞庭揆席之上使之呼吸禦變草昧扶傾如宋忠定李公者亦既用輒效效輒速能使燁馳電發之寇有所遏而不得張已弃之河北河東有所繫維而不遽下能使都城數十萬衆不期而合爲之伏闕以鳴冤

布衣俠烈之士不識一面慷慨而甘爲之死然而爲之君者方且猜阻惶惑若不能頃刻容于朝者于是再貶峽中長流絕島臨安播遷惡逆可赦而獨不赦公噫亦甚矣迨萬里生還屏居閩海荆湖雲擾則起公于荆湖筠贛蜂屯則又起公于筠贛無兵無將藏洗廩懸公乃撫降納叛鼓舞激昂廓清掃盪而不知其功之所以成闔闕化遷雨金雨粟神運鬼輸而不知其餉之所以足公之能亦已見于天下矣然而可外而不可內可暫而不可久荆湖數月江右年餘露布朝馳彈章夕下急則呼

大將如小兒緩則擯孤忠若鳧鴈若是者何哉豈眞志滿氣奪如弇州氏所云抑恐中原復淵聖歸高懼其無以目處與曰非然也公蓋見善明而用心剛者也見善明則貞邪之界分而小人無以容其奸用心剛則復讐之志切而人主無以容其惰夫剛明之與柔暗其不相入也久矣是以毫社覆亡父兄囚辱神州赤縣之陸沉黠奸逆臣之陵轍若皆以爲可忍而獨不能忍忠臣拂士之匡持舍爾介狄維予胥忌此公之所以願爲大夫種而且思爲唐德宗用而不可得也嗟乎公之志亦足悲

矣公著述甚富世不概見先君任郎署時在內御  
府抄得詩文二十八冊歸而欲授梓未迨壬申抄  
本爲當道索去余懼先志之不彰乃晝夜精選募  
衆手雜書之半月而工竟又取郡刻奏議舊本并  
選之合抄本各得十之三藏于家今年五溪周先  
生來自三山快讀選本亟謀諸左令公令公又加  
筆削汰其稍緩者十之一公之集始粹然若丹九  
轉而鉛汞可捐醴五齊而糟粕可弃矣共爲卷四  
十有八爲帙十有六令公慨捐貲爲剞劂費而司  
憲黎公共襄厥舉閱百日而集成而後公之純忠

偉伐燦然耳目之前賢大夫嘉惠之意與周先生  
表章之力俱不可泯余惟當今聖天子虛懷側席  
倘有忠定其人者出而應夢卜之求則乾剛離明  
咸有一德雲龍魚水千載一時亦何至廷無人哉  
善乎左令公之言曰盧扁不世出而方書不可不  
傳然書傳而盧扁可代有矣志士仁人得是集讀  
之其禦寇扶傾之方犁然具在舉而措之使用輒  
效效輒速以仰答不次之用特達之知無使千載  
後謂宋有忠定其人而不能用今上能用而無其  
人庶不負二三君子嘉惠表章意哉余小子且跂

足需之矣

送左侯考績序

本邑人 李嗣元

自秦晉豫楚之寇起而海內騷然矣雄邊勁卒調  
發如林徃如逝波量人以澤四徼內外野無遺粟  
藏無遺金灌輸於中寇之墟而莫知所底司農仰  
屋司馬跋胡邀功喜事之臣搖筆抵掌而莫得其  
要領主上且盱衡四顧不勝拊髀異代之思夫此  
美兵于秦晉豫楚間者豈眞智勇勁敵哉其初直  
探丸攫市之雄倘得一賢令撲之有鳥獸散耳乃  
綿綿不絕而斧柯是尋是以天下之師當一令之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八

任也建寧固八閩喉峒邑古未嘗有剽掠事萑苻  
之熾蓋十載而近疇四封之不詰而坐令殺人以  
嬉視邑如野睢盱過市曰咄嗟而橐吾外府也當  
是時建邑之民不胥而爲盜不止迨桐城左侯以  
少保公介弟來蒞茲邑元忠競爽上下屬耳目焉  
侯顧深自晦匿久之則巨盜之根株淵藪罔不知  
伍伯縱盜或通飲食受貨賂其篋篋銖兩之數罔  
不晰詰之則無不搏顙驚詫以爲神于是窮閭荒  
谷儼家置一侯若驚雷震而燁電臨也侯既已取  
諸巨憝草薶而禽獮之其中豪以下借軀急仇之

徒亦次第懲創而嘉與維新蓋自是而邑大治壞之十年乃存之一旦侯蓋挈建邑將枯之骨而復賜以生全猶未也迨妖寇震鄰而後知侯之功深而澤遠矣夫豐瀘寇起去建寧數舍耳建巨憝雖芟然豈無傾耳頓足倖寇而思逞者茲何以授兵登陴竟外戶不閉也夫晝夜疲民以守易亂也四民各失其業易亂也村落各守阨塞而窮民無以食易亂也侯何以勤民於兩月之久而不吳不敖而且曰侯實生我哉故儲餉如坻礪兵如雪練鄉勇若熊羆聯士民若臂指與夫旦宵巡警拮据撫

綏此皆侯之功而非其所以功侯之功蓋在鋤奸于始兆而杜亂于將芽使秦晉豫楚之區得賢令若侯亦何至決裂如是今乃犯陵寢屠城邑有人焉請長纓而繫之闕下即爵通侯位台鼎弗靳矣然當其始亂倘一令長豫撲之則未有能以通侯之賞賞之者則安得不以天下之師而當一令之任也侯之清撻若楊伯起慈惠若黃次卿凜三尺若李元禮善折獄若趙子都至救荒竒策則前無古人其異政難悉述第述其政之大者夫循吏至龔渤海尚矣亦安能盡取其異績而縷數之乃宣

帝徵遂亦第曰君何以治渤海令盜賊不起也今  
聖天子即勇於爲治然令高第僅得拜臺省官即  
久任僅再考顧安得如漢密令長子孫歷數考竟  
以令高第晉九卿封褒德侯之爲久任責成乎夫  
裂土而侯豈必與羣盜決勝兩陣間彼盖謂杜亂  
於未形者固功相萬也今天下倘能以漢法待令  
則何憂乎秦晉豫楚又何憂乎爲秦晉豫楚之續  
者侯異日政大成主上必將下璽書續褒德之封  
于以競爽旂常以無難于元方之季不亦休哉予  
邑丁生日新俊爽士也深德侯以侯課最序共商

于予予約略其大指如此若暢言之則俟侯之續  
褒德也而銘諸琬琰姑以此效乘韋先可也

修聯雲橋序

郡判

柳文標

天下梁之大者皆以石七閩之梁則木石交參衣  
木而裳石又冠屋焉木壽百年石壽千年以爲梁  
則其權惟水是操而不能自制閩中之邑環以山  
其水僅衣帶然徃徃挾山之威以用壯故梁雖趾  
石不百年輒潰而綏城之梁視他邑其患水尤劇  
蓋大弋之積壤既高又迤邐綿緲溪承其委值霖  
雨四集不得洩即百雉之堞且蹈水區何有於橋

此亦其勢然也聯雲橋者卧邑北青雲嶺下故名  
聯雲向年毀于水齒殘帶斷獨其尾僅存東之鎮  
安亦孤而無與立於形家所忌前政議修余居攝  
亦屢欲興事實不敢傳舍其官也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間用民力於所不當爲者必書而橋梁之作  
則不見於經子輿譏溱洧乘輿謂不知爲政以斯  
知橋梁在所當爲也夫事所當爲雖舊屬所無尙  
欲其舉况久舉而漫聽其廢可乎哉或謂是則然  
矣如時詘何余曰否否千鈞之鼎一人負而趨未  
若百人負而趨之易也賁育不恆有而閭左一呼

可集何時詘足慮哉余因與邑之諸君子謀之而  
特割俸以爲之倡若夫小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  
樂成古誌之矣

送張自明出巡交南序

翰林  
修撰 蕭時中

監察御史張君誠自明聞之邵武建寧人永樂己  
丑與予爲同年友拜都察院監察御史予謂御史  
美官也朝廷資之爲耳目奸邪賴之以糾正其在  
內則糾劾百寮繩其枉直無所回避而朝政以清  
在外則行部所過郡縣黜陟賢否併得興除利害  
去奸慝庇善良而庶民以安其任固美而其責尤

重也非其志之謬諤存心公恕操行端方風采凜凜者安能盡其責而遂其美哉予知自明用法平恕存心操行足稱斯責矣一拜命出巡浙江又拜命出巡湖廣清而無私辦而有條在在有聲上而公卿下而庶職莫不交口稱譽以爲時御史中一人而已今歲領命往巡交趾交趾乃南溟之地其俗夷人鮮知禮法治之固難又況有鎮守大臣以頡頏中貴大臣以相轄事尤難行也自明外圓內方執持正道振風紀以御百寮施慈惠以安黎庶士民吏治皆賴激揚而清濁以分則良者舒氣暴

者屏迹上下賢愚舉無所議則俗之夷者變而爲禮義之鄉不知禮法者咸歸於禮法之內將見治化大效與中國等彼大臣中貴縱欲抗衡亦何以置喙於其間哉設其不法自明亦豈能默默而不劾之也哉御史中一人又於此行卜之

濉陽歸趣圖序

三山人 鄭亮

濉陽山水明秀有溪曰楚溪溪之上有旻石二高聳雲漢四望巋然天作石壁文成山水二字蓋山川之竒出也地官員外郎黃先生之先廬在焉先生家居時徜徉山水之間讀書幽暇以息以游意

豁如也年踰四十慨然有安石之志遂出登進士第授大行人九年陞今官敷歷華要藉藉有能聲又九年滿考將遷四品秩先生乃以老辭去嗚呼古稱吾閩地肥衍有山水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未嘗肯出仕至今俗猶然故仕者未老輒乞身引退天下稱難進而易退知禮義之節者吾閩人有然彼人之在田里則汲汲求進既老雖驅迫之弗肯去及去乃或竊是以爲名高者曷嘗真有田里之歸趣哉先生年貌未衰仕軻方勇有知己推轂則高跨臺省方岳之間而緣階以升亦不失曹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十三

官秩四品其能決去就如是此又卓越常情遠矣先生去年以檜竹雙清圖命予題咏告余曰吾老將休矣明年閱此於濉川精舍令蒼頭傾三盃佳醞對之吟翫其足樂矣乎予作而應曰濉陽穹谷深窈草木蓊茂車輪馬足弗以時至有山而樵有溪而釣溪之幽奧可以處休旻石之上可以坐憇先生志願誠樂矣於是同官於朝者咸繪爲濉陽歸趣圖歌以餞別予閩人也故序

廖門三節三壽序

壽文誌銘多諛詞惟此係實錄故附入

李嗣元

今夫談女德者至于堅貞永譽以一綫而緜瓜瓞

豈不亦卓犖俊偉有烈丈夫風哉然而堅貞之節  
在鼎盛易在中葉難其存孤也在成童易在始孩  
難乃若嫠以及笄腹猶未剖則尤難之難者夫莫  
爲之前而挺然獨爲其所難異矣乃若姑規而婦  
隨娣倡而姒效烝乎相依巋然鼎峙則尤異之異  
者吾于廖門三母致三太息焉方范孺人之失天  
也年二十有五長君始孩幼君方乳鞠子之哀蓋  
日爲歲而淚欲枯始及兩君之受室也未幾而次  
婦甯與冢婦曾相繼稱未亡人曾年廿三甯僅十  
九耳曾孺人子甫四齡甯孺人之子伯珍則始娠

也當是時廖之宗祐殆岌岌乎三孺人寧詎不能  
引決以從地下顧殉節與存孤孰難奈何以一日  
之烈而易吾百世之宗三孺人辨之熟矣于是忍  
死而復待兩孤之成且石田僅給血允難知夫豈  
有閹閱之名素封之實之足以繫其心豈有可據  
之資易収之效之足以勵其守哉又何以兩世三  
貞襲芳濟美也藉第令姑氏有徽猷兩孺人不得  
不嗣則何以伯姬定姜不再見于殷墟亳社再斯  
蓋寡惡在其能三乃今堅貞之操三萃于世綵之  
堂殆天將以阨廖者表貞而以報貞者祚廖則夫

繇中葉而廓丕基繇未孩而縣瓜瓞豈非積慶降  
祥恢恢不爽哉肆今伯珍之業益恢即曾孺人稍  
居約乎然其孫滉與伯珍之子灝先後補弟子員  
諸孫皆彬彬玉立食報其未有涯今仲秋范孺人  
九十初度曾孺人則七十加一甯孺人獻歲亦登  
七十縣大夫以棹楔表閭邑人艷稱其事諸戚屬  
請修酌者之詞而徵言于余余謂從一而終婦德  
之恒其有不終于一者則羸詘奪之也范孺人之  
德其在晉之六五乎失得勿恤故悔亡而無不利  
彼其視詘如羸視藐孤若玉立此節之所以六四

而安九五而甘也兩孺人之德其在離之二五乎  
黃離元吉甯孺人有焉涕沱戚嗟而終麗于吉曾  
孺人以之離以乘坤此晉之所繇象也然三孺人  
之德非伯珍不彰伯珍蓋孤孽而達者也在晉之  
六二曰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非伯  
珍其誰任之繇是諸孫鵲起離而文明晉而三接  
用不忘三母履冰弔影之思于以顯融光大其食  
報寧可一二數哉夫九十七十陽數也坤至柔而  
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堅貞之操本于剛方體陰用  
陽故報之以其類方且九與九相乘七與七相禪

通爲春逋爲秋將巧歷之所不能窮予之所以壽  
三孺人者方伊始未艾也諸戚屬曰予實有辭請  
奉辭以先酌者雖然茲第述其大節云爾若夫闕  
德之詳則猶有中壘之列傳在茲固覩縷未暇也

### 謝耳伯文集序

三山人 周之夔

夔弱冠時吾郡城芝山寺聽天恩法師講經見一  
人縗服而癯弱不勝衣而緇素恭敬圍繞過於法  
師其人坐禪室中支許送難清雅樂聞心服爲異  
人詢之知爲綏安謝耳伯先生而耳伯初不知有  
夔也耳伯不遇時長齋學佛文字日竒踪跡多在

### 建寧縣志

#### 卷之二十七

序類

十六

海內名山大川又脫化於外閩人鮮知之况見其  
文幸次公英子能讀父書珍藏遺稿崇禎戊寅夔  
遊綏安李又元方刻李忠定梁谿集英子出耳伯  
文始得披讀然英子貧甚莫能廣其傳夔倡綏安  
諸賢分任剗劂僅成初集攜至武林示人而禪僧  
西吾如見故舊悲喜交集西吾言耳伯生前高行  
甚多其爲文衆中立就不加點竄以今讀耳伯文  
尙不能句即句而不能解意必鏤心鉢骨三年一  
楮葉孰知流自胸臆若不經思索非其性靈迴則  
服習神益嘆三十年前所見禪室中異人增警發

耳自俗學取卑近易售而盤誥檀考莊騷元家諸  
筆法苦無途轍韓退之推尊樊紹述而樊文不傳  
僅有絳守居園記一篇豈非畏其難而莫之護耶  
然唐元和自韓柳外如劉蛻孫樵皮日休陸龜蒙  
段成式諸子爭竒異洞駭我朝則李于鱗羅圭峰  
虞德園今得耳伯爲四家駕元和而追盤誥猗與  
盛矣夔嘗欲合選四家而力未逮斯文出而箴庸  
砭腐功在百世海內必有是吾言而成吾志者耳  
伯之不死也必矣耳伯所得於佛學夔不及知若  
其下筆不傳之秘似多學楞嚴維摩楞伽及天親  
陳那諸論學者以是叅觀則思過半矣嗟夫耳伯  
生忠定之鄉以忠定集埋沒五百年今始梓于李  
又元諸賢復共發耳伯之藏文章神氣隱見有時  
綏安雖小固多君子禹稷顏回同道孟荀賈鄒同  
傳夔何人斯得躬逢其盛亦不虛此生也

尙友錄自序

駢體

邑人

廖用賢

夫芳標顯植閱千古以常新雅志潛孚詎一世之  
可錮况竊比獲聞於尼父而論世奉教于子輿縱  
徃哲先賢骨雖已朽迺奧篇隱帙途有必經故近  
追雅調于三唐杜甫何慚撫實即遠遡長材于兩

漢司馬豈能鑿空或棄產營書輕百城而何假或  
抽竒探秘恥一事之不知此虞卿借著述以舒愁  
昭裔因發憤而鏤板夫豈溺情於糟粕要皆託意  
于蹄筌不佞博遜楊雄敏慙應鳳五十紙日課效  
袁峻之借鈔三十卷分門倣柳氏之自備計其編  
纂聊佐遺忘甘露巖中幾經映雪翠屏山下每費  
囊螢用意搜今側身懷古若世說新語雖曰精詳  
而下士咸苦其散見如萬姓統譜固云該博而有  
識或病其濫收氏族姓源事實中多不核廣輿一  
統人物原非特編爰取諸家參以臆見韻爲綱姓

爲目俱出成書繁者刪漏者補僭陳一得鬼簿之  
誚實所不辭肉譜之稱曷其能副標曰尙友常伴  
遊蹤邇以請政大方謬謂有裨初學頓忘蠡測遂  
爲木災詫遼豕以爲竒一隅自局抱醯雞而自炫  
六合全迷佯鬻車前類獻文心于沈約遙擲戶外  
譬呈四本于嵇康總以資藉于詩文非顛辨別乎  
姓氏其鳩工助費則郢中胡父母居多至引緒發  
端則若下蔡公祖爲倡用叙巔末并紀歲時

少保左公文集序

邑人 丁日新

初中丞楊公之擊璫也數之以二十四大罪余心壯之而預悲其身之不免也迨楊公蒙冤而少保左公脩極五毒自分必死然不欲爲匹夫諒以生殺之柄返之朝廷視鬻割爲固然等桁楊如正命忠比逢干烈如膺密于是楊左之名震天下旣而少保公之介弟來宰茲邑政和而民安之余嚮山斗少保者今得父母吾侯思欲致纖芥力于少保以慰吾侯不可得久之侯出少保諸奏議詩文尺牘及顯忠訟冤二錄俾余壽之梓余卒業而歎曰

此百世之猷非一時之烈也夫任屯而儲豐督學而士化司風紀而激揚之績彰以公之才使得綱紀廟堂寧遽出古名臣下乃楨幹自殘兇威助煽如恐不及悲夫士人讀書懷古惜才異代莫不勤思頗牧痛恨桓靈迨太阿在握賢奸雜陳遂莫能辨卒之慷慨刀俎者爭光日月殘賊忠良者遺譏史冊其得失何如也自古寺人之禍無甚于東漢受禍莫甚於李杜而范滂又次之少保公之以削奪歸也每以范滂傳慰安其母以爲縱得禍若膺密滂止耳豈知又有甚焉前李杜而後楊左顯融

光昭堪與比烈若少保之詩文尺牘人所共賞其  
訟冤顯忠二錄藏諸司敗載在盟府而奏疏尤其  
精神所聚讀之凜凜有生氣侯之刻此集也非以  
傳少保公公亦不藉是以傳將令讀是集者知賢  
奸之宜辨而太阿之不可倒持也是爲序

國朝

重建楓演浮橋序

邑令 趙承燾

蓋聞爲善最樂作事固當謀其始有基弗壞持流尤貴慎其終斯美業不虧乎一簣而義舉獨擅于當時如連子之建楓演橋有足多焉夫楓演當建邑南路之通津爲汀漳之要道水激而湍悍置郵而阻河狂瀾時作呼號無色梯航之往來負販之輻湊蓋不絕于晝夜也連子斗環目擊心惻鳩衆集工身任其事更捐己租五十餘石以贍資斧于不匱誠一鄉之義士矣蓋自水涸成梁周家有月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二一

令時倣之制乘輿濟洧鄭僑蒙不知爲政之譏自古津梁之重關係民生利濟匪細此有土者之責也昔人恥獨爲君子我知其後必有興者安在連子之獨擅美于前與書以爲券

徐氏學田祀田序

巡撫 陳弘謀

士君子或出或處道在斯榮居官居家胥視其所爲其有所爲於官澤被人民社稷則必有所爲於家惠乃鄰里鄉黨善夫范文正有言曰吾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其置義田莊皆在得美官後夫人遇可爲時乘得爲勢何憚而不樂爲無天

地父母之心遂無同氣連枝之感文正念念不忘  
祖宗則一體不容膜視是即以天下爲己任志也  
余奉

天子命巡察封疆前後按部七省爲東西南北人十數  
年故里山川親戚情話徒勞夢想欲爲文正所爲  
何可得也所至之地或遇本部屬員或接土著鄉  
宦閱人多矣其有守有爲僅見一人爲原任滄州  
知州今予告歸養徐時作作名進士官直隸多著  
循績諸總憲若李若孫若史皆當代申伯山甫肅  
清吏治愛惜人才而於作尤所器重余雖位重才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二二

踈激濁揚清從諸公後亦竊有微長每嘆賢令如  
作者蓋不可多得既而作知開州復知滄州爲母  
年八旬餘告養歸里傳舍驛樓一路 恩光斯亦  
榮矣時亦代巡江西喜作來謁啣盃道故足罄生  
平由是章江分袂幾易裘葛壬申奉

命巡撫福建霞關閩嶺我馬驅馳未嘗不念海邦人物  
在我心曲思繼見之歡不遠適同年謝畊來至作  
以母老不敢擅離左右接其手翰備悉近況有祀  
田學田兩義舉援李宮保張尙書例載入誌書子  
孫及他姓不得盜賣盜買而善則歸親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仁孝之思溢出楮墨余因合縣府司院  
會稿

上聞叨

聖天子俞允綸音於鑠其事足傳不朽矣甲戌夏余將  
移鎮秦州作合祀田學田始終全案彙而成編光  
遠有耀直與范文正公輝映千古豈一時之榮已  
哉爰立序以弁全案之端焉

興賢會序

直隸  
總督 史貽直

古選舉法自鄉而貢之曰俊士自俊士而升之大  
司徒曰進士今制科與古殊其由鄉薦始成進士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二三

亦古選舉矣獨古時士之應選者州里舉之聞于  
國君晨修夕獻不宿餼糧足不出百里外無山川  
跋涉之勞逆旅羈棲之久今則散處郡縣各省幅  
幘既廣勢必過都歷塊每鄉試驅馳數百里或千  
里越日踰時至會城動經浹月囊橐資斧有限又  
食玉炊桂有長安米貴之嘆我

皇上軫念士子當會試之年天下雲集京師

特加渥澤以助不給誠鉅典也前雍正丁未余繆忝貢  
舉事得人甚盛有福建建寧縣徐君名時作者偉  
量宏材尤推鄧林翹楚焉辛亥春選授直隸廣平

府成安令癸丑調邢臺才識明敏惠愛士民其實  
蹟脩載邢志乾隆丁巳調清苑縣己未陞開州知  
州壬戌再調滄州牧前後剔歷十數載所至皆以  
善政洽士民可報最矣癸亥余總督直隸徐君以  
上官禮循例來謁昔之師生今之長屬相見時喜  
倍尋常徐君愀然曰作有老母年踰八十日薄西  
山喜不勝懼願乞歸養以遂烏私余特爲題請已  
蒙  
恩准比將歸徐君具述母訓曾以歷任所樽節廉金不  
敢自私悉捐修建寧縣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二四

聖廟并置學田若干以脩同邑庠友鄉試卷資俾行李  
不甚困乏而徃試者益衆名之曰興賢會夫以祿  
養不如以色養以色養不如以志養賢哉徐母志  
也昔陶司馬母剉薦剪韭以成子名今徐母子已  
成名乃復惠心如此雖貧富不同亦行陶母志也  
且徐君居官以廉居鄉以義子賢也皆其母教之  
也已於其行也作序以送之更望弁之簡端

二布衣詩序

蕭山 毛竒齡

嘗遊福州閩中丞張君招東南諸名士賦詩樣樓  
坐中譖譖稱昭武綏安有兩布衣者工詩其詩在

信陽北地之間世爭傳誦之而未之見也暨予東歸草堂老齒益逼不復預人事客有從昭武來者已謝之去既而聞布衣朱公字爲章者其文孫天錦雨蒼各貢舉于鄉以不忘前哲合輯綏安兩布衣詩越千里專請爲序予乃矍然曰此非向之願一見其詩而不得者耶亟留之啓視且令小史通讀之泚泚乎質而文敦牂而能馴其興懷廣遠而言情甚親且工於賦寫所云體物瀏亮者顧不失其倫然猶兩人各百首雖合志不同術而方幅相比有如璧合此在三唐當高置一席尙肯爲有明

諸子捧車輪乎因之夷攷其行當崇禎之季米脂賊破關中丁公德舉與公同邑居然不相善也丁公杖策走關下托貴人上書不得乃衣短後出居庸關將投宣大軍制賊之險而賊已踰河下宣大軍居庸守者皆迎降遂從柳溝入直逼京師丁公嘔血長嘆曰吾海上布衣也所謀不成仍蹈海已耳公則聞國變狂走數日登故越王臺北向長號拊家所有貲糧變賈人俯身燕代齊魯間相時而遷物三之五之遇有急輒周之即還里亦然嘗曰子范子有言吾以賈人雄海邦累散千金此布衣

之極吾猶是已以故人稱兩布衣兩布衣厚自晦  
雖丁公善兵事公富儒術各埋蔑惟恐後獨性好  
咏吟酒後稍稍露其技然多棄去無少留者乃人  
之搜之或關門驛壁或市券歷日紙隙或叔伯倡  
和而其人出之或偶存囊底及諸孫遍求則已無  
贖矣遂有以少爲賺者而予曰否以彼兩布衣雖  
不遺一字亦且如陳留老人凡道傍含齒者皆具  
心目况儼然百首在梁鴻五字之外未嘗少減若  
祇以詩人論則孟亭一卷詩不必遽遜輞川也獨  
是詩以人傳前人之詩則又以後人傳公已昌後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二六

河汾隱居後生三珠而丁公老死海濱隻身無聊  
汀州幕府聞其賢曾招致軍前稍爲資給且貽海  
蠻婢使生一子吾不知丁公所生子今何在也使  
者歸爲我詢之康熙庚寅長至後蕭山毛竒齡晚  
晴氏漫題於書留草堂

何江邨詩集自序

邑人 何 梅

予爲童子時從塾師受毛詩章句畢即喜學爲詩  
短笛無腔信口自吹不自知其工拙也二十後膠  
州高夫子攜就新羅學舍與廣陵詩老黎于一同  
事筆硯校文之暇因出少日詩草一冊是正焉中

有極爲于一許可者因爲予序其首簡且告之曰  
詩不可不學也亦非可易學也古人有言不讀萬  
卷書不行萬里途不可與言詩子歸矣家貧親老  
姑先圖其急者耳予感于一言臨分握手潛然涕  
下聲律一事遂成度閣丑辰兩闈公車連躋逮兩  
先人淹忽棄養不復作長安道上想苦塊餘生獨  
處無聊乃盡發篋中所有詩歌風騷而外上自漢  
魏六朝下至唐宋元明以及 本朝諸先輩大家  
論詩作詩之緒言玩味焉涵詠焉証諸于一詩不  
可不學亦非可易學之旨益信而于一則遙聞其

旋里後溘遊道山久矣檢閱新羅署中爲予評點  
詩冊并其序言俱不知爲誰何氏取去覆瓿悵然  
者久之觸境緣情童心未改候蛭時鳥輒復啁哳  
不休至不自知其工拙則今猶昔也居諸荏苒踰  
六望七念數十年來殫精勞心于是然且望作者  
之門墻而不得入綴而存之敝帚用享吾自適吾  
已事焉耳他何知焉孫溉堂先生不云乎凡人詩  
文譬如舂米精糲不同要之皆是米粒粒從辛苦  
得來何忍棄之後之君子抑或有感于斯言

濉溪四家詩鈔序

邑人 朱仕玠

四家詩者爲同里何江村先生梅李白雲先生榮英族父槎亭先生肇璜世父曲廬先生霞也集四家詩而冠以濉溪者紀其地也考邑志建寧在南唐前爲永安鎮後中興三年始改爲建寧縣遷治濉溪之北自置邑後固代有人矣 清興四先生者同時崛起其爲詩祖禰兩宋雖視大家掣鯨碧海尙爲有待而泳沫靈府自出新意固皆能不囿于風土者也吾閩自明初林膳部鴻與高稔諸人倡盛唐之學或譏其摹擬失真目爲閩派四先生異代繼起而廓清之其于詩道寧遂爲無補哉予生四先生後有傳述之責每讀其詩深懼其湮沒而無傳也因與從兄岵菴李君櫪園共爲叅訂得五七言古今體若干首壽諸梨棗使往來濉溪者知荒汀孤嶼之間未始爲無人也

筠園詩稿序

禮部 尙書 沈德潛

近人作詩流易者尙元白綺縟者撫溫李矜詭竒者追盧仝劉義逞隊仗逐纖靡者泛濫于陸務觀范致能與夫中州以下諸人之習能以王孟韋柳爲宗者已臻超詣由此而仰窺鮑謝更探典午當

塗以上益寥寥焉此如尋山者不登華嶽導河者  
不經崑崙終于未躋其極未溯其源而已濰川朱  
子筠園素以詩鳴其爲人物疎道親故見之詠歌  
者不肯流入苟且耳目之玩寫懷孤寄每近嗣宗  
遊歷山川時規康樂即小小詠物亦寓託深遠而  
雕鏤刻畫之跡不存焉蓋其平日唵咀風騷熟精  
文選雖多師爲師而心摹手追者不在大歷貞元  
以降天下有欲之華嶽而不能造其極欲之崑崙  
而不能窮其源者乎奮其志鼓其力焉可也嘗考  
前明閩中詩壇林子羽鴻開其先高彥恢棟王孟

楊偁安中恭藍靜之仁兄弟羽翼之其於唐音比  
之唐臨晉帖世廟之後詩派日蕪而徐惟和燧興  
公燠曹學佺能始仍守正聲閩中之風故未嘗變  
也今筠園五言更欲超軼唐格有同志者亦能左  
右推挽如高彥恢諸人閩中流派行且高于前明  
矣抑聞筠園少歲偕其弟斐瞻同稟家訓穿穴經  
史弟兄師友藹藹融融天爵自尊匪藉榮祿宜其  
詩之吐棄凡近獨崇高格非猶夫世之誘于勢利  
望其速成者祇流入於苟且耳目之玩已也讀筠  
園詩者尙于詩之外求之乾隆九年甲子季夏月

題於燕臺客舍之夷白齋

梅崖文集序

都院  
雷 鉉

余之知有梅崖自其爲諸生時始梅崖之族人投書求余爲其母節孝傳尺幅中皆淳古冲淡之氣余心異之已而知出自梅崖越一年梅崖遂發解成進士入史館當是時天下人無不知有梅崖者名公卿咸刮目焉梅崖落落自如旣而改爲縣令其落落如故遂改教職以歸余別梅崖八九年視其貌加豐容加粹氣益和以平乃嘆向之知梅崖猶淺也梅崖承先世詩書之澤胸中所浸灌無勢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三十

利之見兄弟友朋所切劘皆超然遠於俗歸而有母可事有兄弟友朋倡和之樂山林池館又足以供遊息梅崖挾其所有視世之奔走風塵惴惴恐失意如桎梏之在身寧肯以彼易此哉其文章不爲炳炳烺烺以動人視聽其變化離竒一以淳古冲淡出之其所自得蓋在文字之外然則世之知梅崖者毋涉乎淺而不旣其深也知梅崖之淺深則其人之淺深可知矣其兄弟友朋以梅崖集付梓人屬序於余余鹵莽言之如此乾隆戊寅嘉平

月題

邑侯溫公墓碑序

邑人 余觀瀾

古之良吏生有功德于民死而願葬其地不忍棄民也民于營葬後咸立祠以祀以志不忘蓋上以厚待下下以厚報上理固然也邑侯溫公諱光涵蒞任八載有惠政民戴其德遇營弁叛公父子俱死于吾鄉里心保當是時里民恨不能救公之死乃哭殮公父子尸禮葬于保中恩山麓邑之紳士思公功德復刻肖公像崇祀雙忠祠至今烝嘗勿替獨是吾里乃公父子臨難捐軀之地而墓碑未立神祠未建每遇清明寒食僅分野祀之餘何以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三一

慰公忠魂義魄于萬一耶乾隆庚午余與黃子文山將有豎碑建祠之舉未果丁丑二月邑令韓公禁樵採溫公墓木余因與江蘭佩會里中長老建樹墓碑夫千年華表遼鶴歸來魂魄所依即精神所聚公生有功德于民死而英靈往來在望君白籐之間恩山片石即公之魂魄精神之所歸也今既有碑以表墓使更有祠以宅神以上希夫古昔盛時上不忍棄其民而民亦不忍忘其上者則公雖死而功德長不泯也夫乾隆二十四年夏月朔

日序

徐氏祀田序

吏部 尙書 劉于義

先王以族教安故周禮九兩之法其五曰宗以族  
疏曰宗以族使天屬之親不離夫人本乎祖尊祖  
故敬宗敬宗故睦族范文正公曰祖宗積德百餘  
年而始發於吾又曰吾族人自吾祖宗視之皆吾  
一體也夫一世之親再世漸蕃衍至五世祖且祧  
服且盡故周禮以兩繫之註兩猶耦也繫猶綴也  
所以協耦而聯綴不散也自九兩法廢族義亦久  
失深通古義者范文正公一人而已直隸開州牧  
徐公筠亭學古入官通籍福建建寧縣丙午鄉貢  
丁未進士初受成安令既調邢臺既又調清苑以  
善政報最入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三二

覲引見陞開州知州後復調滄州廉明膚敏其通經足  
用歷官具有實效余因兒輩與筠亭同年相契厚  
學術政績稔之特詳卽門風家法亦得與聞徐固  
建寧著姓文物衣冠甲井邑先後登甲乙科者世  
濟其美尊人奉直大夫惇行孝友嘗有志於睦任  
未遂囑太夫人曰異日吾子貴顯時當善成吾志  
蓋其先大夫早以治族之義遺筠亭筠亭受太夫  
人命倣范文正公義田法爲祀田節廉金置田若

于足以祀祖考聯昭穆春秋不缺貧富有資敬宗睦族通上下以治之其意尤深遠矣昔晉臣譽其友曰有孝德以佐公族孔子更歎其蒞官敬待友信凡人爲一事不從原本出皆無真意貫注其中筠亭斯舉也如水有源木有本莫非仁孝實心推而廣之非以財利收族人心且夫周禮一書皆運用天理出自王介甫悉成悖謬其言曰祖宗親盡則祧何況賢輩士不通經固不足用原本一差雖經術亦莫之救介甫服膺周禮竟爲此言以視文正公爲何如也以視我筠亭又何如也是爲序

學田自序

邑人 徐時作

作少日遭先大夫不祿母太宜人守苦節撫諸孤

作兄弟四人讀書膏火悉從母十指間出作生性

拓落不知人世間有營生事又托母庇得自行其

疎拙以故業產日益薄凡應有司試及鄉場祇知

束裝就道而已資斧不解自謀臨岐母太宜人親

納置作袖中丙午則窘甚母以一紙褁授之曰兒

無苦此途中節儉用之可也作以是年倖雋又明

年獲售南宮後承乏直隸成安縣調邢臺又調清

苑而叨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三四

恩旨陞開州再調滄州而在邢臺日尤久一日公餘退

食進太宜人甘旨稍豐於前太宜人曰尔忘老母

付尔紙褁時耶於時爾出門稱貸不得我老人極

力拮据始得數金至今猶車過腹痛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爾曷不將朝夕所需逐日減省置買

學田以給秀才應舉之用老母卽菽水如故亦弗

謂爾不孝作涕泣跪受命嗣後一物母必問從何

而來一費母必問因何而用積累俸廉若干立田

租若干具載同學衆友所撰條例中作于此凜遵

母太宜人慈訓並竊附原氏子九百粟之意云爾

徐筠亭全集序

禮部 尙書 沈德潛

唐元稹自叙詩述其年二十二至二十七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嘗在閒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稹之自道其所得如此濰江徐先生筠亭久於閒而自全其性者也久於閒其心平自全其性其聲和以和平之所醞而導之於全盛之氣故凡有所言適肖其中所欲出而曲暢其優游婉順之旨是則筠亭之所以不可及也筠亭壯時以名進士出爲民牧所至以廉能稱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三五

其職大吏先後噐其才未幾以太夫人春秋高乞身而歸年未及艾嗟乎士大夫官朝廷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不爲爵祿之所縻昔韓昌黎於孔幾之去官深歎其賢於人而其送楊巨源序以爲其意同於二疏豈非以二公之能遺榮而樂志歟然二公皆以年七十辭位而筠亭顧脫然於服政以前藉令筠亭本其理煩治劇之才積日累勞以取尊官厚祿一旦功成思退一如孔幾之辭尙書左丞楊巨源之辭國子司業豈曰後時而乃以將母之懷遽遂其潔白之養是又不可以遺榮之

說謂筠亭之志在求閒者夫筠亭而豈徒以去位爲高者哉筠亭旣歸田奉親之暇杜門息軌十數年於茲矣此十數年中心力未衰銳意讀古人書誦其言以涵咀其義味如五鼎七牢之饋於左右饜而飫之得其精而遺其粗以視積之所爲注射者歷時久而信道篤其所得當不止於語言而卽以語言求之其詩若文具在亦未嘗有所雜糅於其間則信乎惟筠亭而後可以處閒也吾聞筠亭之居鄉也學有田以養士祭有田以瞻族今大中丞陳公榕門撫閩時嘗爲文以記之至稱其光遠

有耀直與范文正輝映千古此皆本其未見諸設施者以行於一家一邑雖不官於朝猶之立政以故出處之迹不必泥焉至其所述石溪史話則又詳求古今治亂之故以昭示來許而不掩人善之意亦於是乎寓焉嗚呼仁足以惠人知足以鑒古是立德立功筠亭皆汲汲爲之而豈曰能閒閒而著書立言又筠亭之餘事也夫筠亭鄉先達廖先生南崖知筠亭爲最深屬予序因書以弁其端并以質之南崖先生乾隆戊寅冬月撰

余韋齋詩鈔序

禮部 尙書 沈德潛

建寧山水清遠宋代最多文人李安期博洽經史雅以詩名嘗作表忠詩百二十首弔岳武穆俞豐讀書雲谷築浮香舒嘯諸亭明黃原昌出使占城以廉潔著陳順禦沙尤寇亂以忠勇聞而科目猷稀自明李春熙發甲後至康熙乙未歷百二十年而余韋齋先生始成進士嗣後登春榜者七人彬彬盛焉良由先生以六經史漢唐宋大家之文教授生徒前此老師宿儒所未見者一時共知學古皆先生開先之功也先生少善詩歌初學義山飛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三七

卿迨計偕北上座主爲吾鄉徐畏壘先生畏壘詩風格堅超指歸六朝盛唐韋齋從而請益得作詩之旨詩體更高集中秋興八章當時所傳誦日下者也予最愛其漫興詩客中重作客春盡不知春意味隽永傳臚日作幸藉朴誠逢聖世肯圖溫飽媿前賢忠懷介節流露毫端選入別裁集中惜乎年甫四十以哭母過毀卒經濟未展長安公卿知韋齋者咸爲惋悼難弟會坡以武科來吳候補持韋齋詩鈔屬予爲序閩中風雅舊推十子韋齋之詩雖不能如子羽廷禮然較諸鄭定陳亮及林門

之張友謙趙廸可相伯仲猶有前人遺風焉韋齋  
兩娶鸞分後聘張夫人未嫁韋齋歿聞訃守貞以  
白粉堊戶三十年人罕識其面會坡能表揚其兄  
知非徒事韜鈴者韋齋之孝張夫人之節會坡之  
爻于均堪風世矣序其詩而并及之乾隆己卯冬  
月撰

谿音詩序

禮部  
尙書 沈德潛

建寧朱子筠園梅崖兄弟分業詩古文梅崖以古  
文名筠園以詩名梅崖古文無所依傍自成名家  
予心醉焉筠園舊有刪存二稿予在日下時序之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序類

三八

許其得選詩神理今秋復以谿音十四卷貽書郵  
示謂得一言爲序或可見重於世夫予文何足以  
重筠園而筠園之詩自有足傳者嘗論詩之體樂  
府不本於離騷漢京則性情不深五言古不本于  
曹劉阮陶則性情不正七言古不本於李杜韓蘇  
則不能變化從心極天下之大觀五七言近體不  
本于陳杜王孟諸公則不能整飭風格醞釀深厚  
而一歸于自然故有終身爲詩而俛俛不知所之  
者筠園之詩補琴操樂府諸作離騷古樂府之苗  
裔也擬陶以下諸作曹劉阮陶之正軌也炭壁鍾

祥卜肆秋鶚以下諸作李杜韓蘓之遺響也其他  
五七言近體陳杜王孟諸公之規格也事關倫常  
獨開面目視刪存二稿所詣尤進不求工而工莫  
加焉洵卓然可傳者已抑予觀古來藝之精能者  
必得當路之人汲引之如楊於陵之薦李程吳武  
陵之薦杜牧一言而登高第蔡中郎之於王仲宣  
張茂先之于二陸顧逋翁之于白樂天許以片語  
名聞頓彰今當路不乏文章鉅公而令筠園浮沈  
于選貢士中自比沙禽水獸候物時蟲動乎天倪  
以成谿谷之音良可慨已孫可之云孤進患心不

苦及其苦知者何人若預爲筠園道之也雖然事  
至精能造物必爲之宣洩藝如筠園譬江河之流  
同歸大海乘長風之吹萬鼓濤浪之奔騰其音必  
有震撼天地而不可遏抑者豈竟以谿谷之音終  
也况乎君子讀書學道所爭者在千載不在一時  
電光鳥影烏足爲筠園重哉則筠園之詩視梅崖  
之文猶武夷之天柱幔亭兩峯並峙於閩中者矣  
予信筠園詩之足傳在此若云左思三都有藉於  
士安之文則吾豈敢乾隆己卯初冬題於鯉水之

記傳類

泮池記

邑令 何孟倫

學之有泮古也或曰泮班也所以班政教也或曰泮之言半也東西南有水形如半璧以半於辟雍也班以事言教之始也半以制言示有尊也今郡邑有學古諸侯之學之遺也綏之壤地雖褊小而必置學焉教無不在也有學則有泮制之不可廢也綏之有泮舊矣因革廢興代有升降今其地且不可考矣然則今之泮可容已乎予蒞任朞月于邑務亦既有序矣而惟是之未遑可謂知先務乎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四十

乃集多士謀之進僚佐告之僉曰可於是鑿渠通流導玉井之泉由西入城東折而南以注於泮周甃以甃跨橋以三旁繚以石欄焉考半之義而今爲方者因地之宜制而用之者也維新之度昔無而今有于以脩王制之遺於以倣闕里之規于以廣士類之觀其導有源其衍有委其流注有常其停蓄有方聖人之道無不脩以觀于泮而道其不可推乎是故其溉物類仁其可近不可犯類義其坎止流行類禮其淵澄靜映可以鑑物類智其流行不測類神思樂泮水君子戾止豈惟其迹焉已

哉學問之道無他焉疏其源流而大其停蓄體仁以物身則公溥以通辨義以範物則矜直以方致禮以正志則經德有常秉智以先物則明察以章存神以應變則周流曲折無所處而不當聖人之教無不存以泮而推而教其不可見乎深於斯義而後泮不爲徒設矣

縣廳題名記

邑令 吳 金

有是官則有是官之職居是官者盡是職而已職有盡有不盡不但當時得而黜陟之雖百世之下尙得而榮辱之國家內有部院寺監外有藩臬郡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四一

縣內外崇卑則異當於厥職則不異故勒名于石古今上下通之將使後之人得指名論其世也平日所以居是職者不遠彌彰乎故石所以昭勸戒垂永久也建寧至何令勸學創志典章文物亦駸駸盛焉乃石弗立缺典也予至且二載因伐石紀之攷宋建隆置縣及今令茲土者於宋得三十一人於國朝得四十五人元無聞焉始爲鎮將三人弗錄官非令也夫得百里之地而令之古侯伯之國也不及百里者亦得視子男但令秩下而責殷官專而務集稽令之職不曰父母則曰師帥厥職

亦艱哉又時有難易勢有常變匪亟匪紓不失催  
科撫字之宜以無忝父母師帥之職斯善令也古  
稱善令者兩漢循吏傳而下可數也百爾君子題  
茲石者果無忝父母師帥之職與抑或未盡也觀  
諸石而淑慝判然矣淑者人得而用勸慝者人得  
而用戒勸戒昭而石之用弘矣故石存則名存名  
存則憲存也存憲之道石實任之嗚呼石之可恃  
也如是夫石之可畏也如是夫其敬念之哉名既  
列爰記于下

典史廳記

邑尉

胡雲龍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四二

廳記名氏云乎哉皇甫湜曰本以志善悛惡也予  
始至長官林大博語予曰尉廳舊多賢尉抑地勝  
歟時知其謂賢而未知所以賢者二三年間出入  
田陌即柴翁稼叟訪古今事遠不能以告粗以三  
四十年耳目所濡染者言之有趙君繹夫嚴明愛  
民陳君王度剛介疾吏熊君源張君榮國洪君天  
驥皆能課士以文章若紹定己丑鄭寇作難汀邵  
爲墟身社稷人民寄者且望風去余公炳獨奮不  
顧身直欲束蓬蒿而斬艾之雖不足支而尙足繫  
六鄉遺黎之望以待王師頃假令杉陽見壁亦記

余公之名杉之父老談當時寇事咸感激余公再造之力嗚呼其節義殆顏平原之亞歟洪君振龍以安靜名堂有記以直方題軒亦有記讀其文知其心也嘗力請寬一分敷塩事觸時諱弗顧邑欲賄貸一體實辟事雖喻意弗從田里所到鷄犬不驚一錢之直弗受于民嗚呼其搯行之介抑元魯山之儔歟茲數公者民到于今稱之而今以後雖百世之下猶仰慕之不已而况身當其時者歟余故歷歷記之以志不忘庶幾目有所觸而心有所警云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四三

築城記

教諭

蔡春

建寧縣古無城宋咸淳間嘗築之尋圯于水我朝正統戊辰外寇陸梁民苦荼毒哀鴻之聲遍于野弘治五年夏邑令馬侯昇蒞茲邑越明年朝廷俞巡按御史吳一貫之請命有司重築城侯即相度舊址摧巔培汙侵於民則給公以償之伐石爲基陶磚爲甃費計錢若干緡錢科於糧實得萬七百石石錢一緡民咸樂輸不旬而集其廩餼之費力役之傭則侯之處分又出於糧之外於是擇邑耆民廖永康等俾敦厥事咸供職如命侯巡視惟勤

程功日月經始於弘治癸丑冬訖功於乙卯春城之圍七千九百三十尺擴故址二千百尺餘崇二十尺其址廣崇三之一雉堞二千六百四十有奇各方二尺而稍剡其末如雉翅然門六東曰朝天東之北曰順濟南曰迎薰南之東曰通津西曰慶豐北曰拱辰咸棲以樓而扁其上城之勢前左濶江不池彌深右背山陵不郭彌險憑高而觀萬家燈火如在指顧間誠天造地設之佳治也維時協恭者縣丞邵君玉判簿邢君昌典史張坤司訓吳朝佐吳廷燦亦與有功焉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四四

繕城記

編修 王思

建寧禮讓之邑也然其地瘠其民秀而弱嘗虞于寇乃借助隣邑之兵以防寇盜兵不撤歲滋費久且弗繼民用重困正德間廬陵周君必復來爲令始請於所司以養兵之費即故城而增築之期於可守罷其兵踰年戊寅九月乃克訖工崇之三版主其議者巡按御史程公昌左叅議陳公炫僉事蕭公乾元查公約知府葛公浩未幾程公還朝而周公鵬代至陳公改福寧而魏公棨代至查公擢山東而秦公禮代至葛公擢河南而張公羽代至

後先一心不改於議以迄有成求爲民興久遠之利也天下事惟智者能慮惟義者能斷惟仁者能成同則成異則敗理固然也況爲天子守土爲百姓衛生尤爲不可苟者余喜周君之臨事能慮而程陳諸公能斷以成之用記之以爲守土衛民者法

進士題名記

督學  
黃仲昭

建寧爲邵屬邑宋三百年間邑人多發身進士爲時聞人入國朝來由科目而出馳聲于中外者亦彬彬焉成化丁未秋予奉命提督閩省學政循行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四五

至邑謁夫子廟已乃戾學進諸生問業詢及科第題名之石曰未有也爰命師儒追考國初以迄于今舉鄉試及登進士者之名氏刻之貞石仍虛其左以俟來者既畢工因屬余記之仰惟聖朝設科目以收天下豪俊又拔其尤者爲進士題名于國學而賢士大夫之職教事者又爲題名于郡邑之學蓋欲假金石之堅以永其名于不朽也然物之有形者終期于敝金石亦有形者也而欲託名于不朽不亦難乎君子于此必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使夫勲庸事業磊落掀天地昭燦揭日月則其聲

光氣烈自足以垂于悠久而無俟于金石矣或徒  
酣豢富貴無所樹立雖一時意氣赫奕而倏然泯  
滅漸盡如榮華之飄風好音之過耳則金石雖堅  
亦豈能固其存哉歐陽文忠公有言爲善之堅堅  
如金石不其然乎職教事者列名于學蓋欲膺是  
名者知所樹立而不徒假金石之堅以永其名是  
拳拳題名之意也夫

鎮安橋記

邑令 陳公陞

建寧縣治環山爲城水縈若帶地之勝於是爲最  
城東舊有橋曰鎮安跨河兩漈上通延邵下達汀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四六

贛誠要津也自宋邑侯趙紡夫始建是橋至明永  
樂正統間徃徃仍舊址而增葺之然山潦暴漲浮  
苴舞筏蔽流而下奔哮激撞勢踰萬牛少有罅漏  
遂莫可支以故興廢靡常修理隨及嘉靖甲辰何  
君孟倫來宰茲土既下車凡政務因革次第具舉  
越乙巳謀諸僚屬金君玠王君一嶽輩曰政以利  
民澤不陂川不梁政之闕也夫水涸成梁古制猶  
然矧蠱後當飭事何能已于是出官帑之羨餘爲  
邑人倡而邑人之願輸財助役者亦慫慂焉咸爲  
贊畫程土物平版幹稱畚築均勞逸調度整齊命

工伐石掄材自經始抵竣事僅六閱月遂落成乃命使走盱江訪予於官署求一言以垂永世南江子曰侯可謂達政之體矣夫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力不必勤而民目趨財不必斂而用自裕建功興事爲民之利昔諸葛武侯之治蜀也橋梁不廢蔡忠惠之守泉也建萬安橋民至今賴之但或施舍不時哀取無節羸縮之際豪民宿吏夤緣爲奸求以利民民且告病矣是役也動衆以義順時以禮守物以信農不廢職事不妨時物不踰軌崇體要以順民心其視武侯忠惠得無媿美乎吾聞建邑

民俗淳樸簡靜無闐闐誼譁之擾况侯之厚積而蔚發德溥而化光政善而民安之茲橋也特其一端耳謹錄其事勒石以誌不泯云

重建三溪橋記

邑人

李嗣元

洛洋三溪其源皆出於金饒爲聖筭石蓮花山鷄籠山三水之所匯乃達郡省之孔道永樂天順間主簿譚克敏丁暹始伐石爲梁再建再圯成化二十年邑士宋鑑承父希仁志獨力重建至順治戊子燬于寇行者病之久而弗圖熊翁員者長吉人也所居距橋遠聞病涉狀怛然憂之甲午十月乃

召工計費未舉事而病作彌留時屬其二子曰橋  
二子含涕唯唯翁歿後伯子耳謂仲子嶽曰吾與  
若忍違先志乎乃謀之於工曰橋所以燬者以屋  
與木梁故若纍石而弗屋宜可久顧穹廣則橫石  
難亘吾欲爲石柱四離立於四穹之中以繫橫石  
可乎工曰可乃經始于乙未正月越五月工成如  
砥如矢堅完穹窿其資力皆獨任無藉官與民于  
是往來之趾刻相續于茲橋而不知誰之功歲辛  
丑有修志之役凡建置皆志所宜載伯子耳踵予  
門請記予作而嘆曰異哉茲橋之再建也可以徵

仁可以教孝曩者宋君承父志以成厥功今熊君  
父子復然仁孝相承若合符節不特利濟之可風  
也夫創業者皆纖嗇起家不肯以貲奉其身何有  
于他人之病涉而爲之子者不聲色自娛則以纖  
嗇爲克肖甚至闕養於所生而起爭於骨肉迨父  
之存耳提面命猶或背之何有於臨歿一言而宋  
熊兩叟獨能超纖嗇而弘利濟之仁前後象賢俱  
能遵治命而成繼述之孝此修邑乘者所樂得而  
志之也故摭實而爲之記

古來賢哲挺生建大有爲之畧禦災捍患功德顯著禮宜百世祀者乃不能保一坏之土田夫牧子得以芟夷湮沒之此固仁人義士所爲憤惋而不平者若唐觀察司徒陳公巖是也當黃巢之亂也起山東轉掠江淮爲吳越錢鏐所逐遂從江右趨閩犯綏安綏安今之建寧縣也陳公巖生於是鄉率其鄉勇擊却之僖宗賜鼓角號九龍軍巢南下福州節度使鄭鎰不能禦公助師一鼓平之鎰表公泉州刺史嗣又表公自代鎮閩九載大著威德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四九

撫納王氏潮兄弟焉及巢陷京師僖宗奔蜀代州刺史李克用破滅之四年之間屠名城陷王都毒遍天下其能倡義以抗者惟克用鏐與公三人而已克用父國昌弟克讓三塚塋代北明萬歷中盜發晉王墓有直指使者夢感發吏捕盜爲修墓而去宋熙寧間錢氏墓在錢唐臨安者蕪穢不治趙清獻公爲請修祠墳坡公表忠觀碑所爲作也獨陳短世讓賢厝於閩會城北王氏國亂爲南唐所并公墓當以此時墮壞歷今幾九百年莫有過而問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有村農持公銘石求售

廣文林公侗兄弟讀其文知公墓所率諸生陳祈  
廣等以表章舊塚請于制府事格不行康熙六十  
年辛丑秋閩人士始克義捐修葺歸石于礦樹碑  
于阡冥器修具新塚巋然則李公範之力爲多又  
以祀典未脩無以薦馨香崇德報也復于雍正三  
年冬請于署制府宜公檄有司歲撥候官田租八  
金以供祀事明著爲令而李公之心未已也揖士  
大夫而告之曰維司徒公倡義旅遏亂畧綏懷閩  
土復手握將印擇人而授之其豐功偉績何遽不  
與吳越沙陀等今即窀穸依然魂體無恙而一椽

未建無以障風雨以肅觀瞻是委鉅典於草莽也  
凡諸土木工役予其任之乃即公墓左數武崇崗  
之麓背山面湖築丙舍一區堂廡弘敞垣墉堅厚  
凡餽食庖湑之所悉具又築小屋三楹爲守塚之  
宅經始於雍正四年十二月次年二月訖功升主  
之日陳牲薦醴合樂於堂數十年來閩人士咨嗟  
嘆恨以爲缺典者至是而崇報之事具舉焉夫事  
有不幸而出于久遠野無可尋之迹史無可徵之  
書古來之王侯將相豐碑巨闕荒涼漸滅者何限  
若陳公之官爵薨逝脩書于綱目而黃璞所撰銘

文所謂厝于敦業鄉太平里者又歷歷可考千百年後又有激昂慕古之士如林廣文兄弟者起而表章之且與陳祈廣諸人毅然力勸其事又得樂善好禮如李公範者慨然任興復之責始終不倦以告厥成功是皆觀察公在天之靈默牖之也按淳熙三山誌公兄礮初與公同廟祀于邑之蘆州繼遷飲井山西麓封仁濟侯賜額顯應公長子延晦當宋宣和時顯靈於海上建炎間著異于連羅兩邑勅封褒應昭利王子姓九人皆賜侯封初廟在連江東岱曰演宮再建越山麓曰東瀆九侯廟

知宗正事濮王仲湜爲碑記今亦無存而演宮香火特盛是則觀察公之血食吾閩世世勿替大非沙陀吳越之所可及也廣文林公侗爲吾閩文獻年八十有九弟佶壬辰進士官中書舍人李公範以子官封奉政大夫陳祈廣爲名諸生例皆得附書予既誌其巔末且歌以祝公曰九龍鼓角障南方撻彼巨憝靖陸梁豐功偉績書太常隴岡鬱鬱映湖光歷世九百久彌彰墓門無恙松檟長鬼風神雨何洋洋公兮鸞旌來帝旁九侯倏忽將攜將春秋不忒羞我觴蘭有秀兮菊有芳惠我民兮年

穀穰自今千祀永無疆

學田碑記

邑令 檀光熿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太子少保督閩中丞姚公以  
平海事驛聞

皇帝顧而樂之嘉乃丕績一時議者咸比於裴晉公之  
平淮西云于是閩南人士莫不舉手加額交相慶  
曰海上失太平於今六十稔矣少保公招携懷遠  
推赤心置人腹中無亡矢遺鏃之患而一舉効順  
海波恬息灌燧銷鋒今而後喜可知也乃少保公  
之意壹似重有憂者謂閩自龜山崛起黃蔡胡劉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五二

輩爲理學宗工至以政事文章表見者尤後先相  
望代有名人今士風稍稍弗振矣廉隅不謹城闕  
貽譏識者憂之然亦知所以致此之由乎慨自逆  
藩抗順兵革連年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工勤  
織不給於旌旗士于此時救死扶傷之不暇而暇  
治禮義乎而且蒙首垢面霑體塗足士也而農荷  
擔餽餉跣趾送戍士也而夫負戈守險執戟乘城  
士也而卒伍今日雖幸更生乎而富者貧貧者憊  
譬如勞人之暫得息肩而未遑果腹也夫學校者  
人才之本而衣食者禮義之原使武功競矣文教

不興忝竊天子之大吏其安能無憂爰是從兵餉  
量籌之餘節縮得數千金分布八郡一州五十七  
縣之學校因其大小而次第分給之以贍貧士之  
無資者綏于樵人文爲最而縣次實殿例受若干  
兩購田若干畝另置一戶于首鬲首甲之首曰姚  
興儒蓋從某縣之請而通名于全閩者也爾多士  
其亦念興儒之意顧名思義從此興於家興於國  
興於天下上者爲理學名臣次亦麟炳于文章政  
事而少保公先憂後樂之志庶其稍慰綏雖小會  
當有起衰八代如昌黎伯其人者撰碑刻石以導

揚少保公之休美歌頌今

皇帝之文治被管絃而光史冊也少保公督閩凡七年  
大約以振興人材澄清吏治爲首務前是一年爲  
三載考績之期于二千石中特簡邵郡太守梅庵  
張公爲異等張公捐俸若干兩購田若干畝光燿  
亦勉捐若干兩購田若干畝董其事者本學教諭  
林君鉉訓導何君應儀勸其事生員甯一聯例得  
并書其捐購土田價值之數在碑陰

遊滌上記

邑人

徐中恒

去城東七八里有山曰滌上又曰礫上俗呼不同

然從水從石則其勝可意揣也甥倩丁質先避地  
厥中招余遊者屢俱不果癸巳夏五乃同諸君由  
雲谷泝流踰胡公橋北折百餘武溪旁分而一澗  
縫山有石梁橫截立梁迫視銀濤劈山罅而下瀾  
湃喧豗雪濺雷怒余爲目搖魂蕩不欲移趾質先  
曰未也染指一臠而詫大烹之飫可乎乃盤磴而  
上上愈峻而壁愈束嵯石之凹凸傾亞力與水鬪  
水從中高瀉急奔勢不得不挺豎作態溜或人紳  
縣或瀑布洄洑爲渴渟瀦爲渚風騰響擊徐如琴  
奏疾如鼓鳴凡數級每級異態妄意諸暨之五洩

棲賢之三峽其伯仲乎余鼓諸君援磴而升循澗  
左右五六轉皆以狃渡狃窮則于亂石交處躍而  
過之不半里波流紆衍岸夾垂楊翠光搖曳中漸  
見平田畝臚四山洞豁村落星羅覺雞犬人物咸  
帶古風質先數椽小踞澗澣竹竇花關於村落間  
別開生面側一團蕉列席止客余語質先曰既饗  
大烹豈殘珍猶貯足令朶頤耶質先曰窮此而入  
尙有天竺庵交坑雖非礎巖窮谷亦頗林壑幽攢  
請餉客於明日余唯唯晨起亟謀躡屐忽簷溜狂  
吼雨威大張雲霧穿籬擁客於冥濛之宇所喜主

俠賓豪棋楸消晝尊壘消夜酒酣興劇絲竹迭陳  
余間以澁喉強作吳歛相和林鳥啁晰與雨韻澗  
聲合成無律鼓吹真令衆山俱響如是者三晨夕  
興闌矣不盡之遊相約再理歸途回顧竊爲儀圖  
際之內大畧似武夷陷石堂而稍深耳陷石堂屈  
崕爲戶此則倚水爲門欲爲門鍵但須數鉅木架  
之便堪絕漁人之問余因念近城數里之山擅竒  
如此而遊踪鮮至亦無有識而談者使在吳越之  
郊文人點繪不知蒙幾許贊嘆也嗟嗟山川亦有  
幸不幸哉今質先私得之以居余私得之以遊居

與遊實謝山川之賜故記之以誘後來之好事者

朱子祠暨祀田記

邑令 皇甫文聘

大道不絕於天下恃有聖人之經聖經不晦於古  
今恃有賢人之傳昔春秋孔子刪述六經而大道  
以傳秦火以後經籍雖存大旨不著歷漢唐儒者  
言人人殊解經明道者有之離經叛道者亦有之  
至趙宋而理學昌明周程張邵諸君子理醇論正  
大義不晦顧人自爲說折衷未歸於一至南渡紫  
陽朱子出體內聖外王之學集濂洛關閩之成會  
衆說而定其旨歸聖經明而大道顯如日月經天

江河行地其大有造於天下後世豈淺鮮哉余自束髮受書歷數十年雒頌循環沉潛玩索得力於其教者不淺雖未能深窺大道而語言文字之間要不岐趨而瞽惑高山景行嚮往固非朝夕矣康熙己丑倖成進士庚子謁選得令閩之建寧考公年譜始生尤溪寓舍以後轉徙仕宦不出閩疆嘗挈家寓邵武軍間讀書至泰寧山中建爲邵屬邑與泰鄰壤時有鄉之進士劉先生剛中遊公門其問答一篇炳然可考此都亦公過化之區也夫農夫紅女搯耒縑絲念其本源猶隆報賽況以解經

明道近居未遠者而顧無專祠崇禮豈不爲千秋缺典哉下車伊始有志建創未得其地適耶蘇會士廢宅一區在邑城北相厥攸居可爲公祠邑明經朱君霞心力明敏嘗助予不逮力贊其成爰捐清俸倡衆伙助鳩工庀材以興斯役經始於雍正五年季冬落成于次年仲春址增而高堂闢而廣基爽而塏廡翼而肅中設公位左右配享皆公門人見於史者附入劉先生剛中蓋先生世居邑西客坊其志乘所載堆穀峯朱嶺有先生之墓在焉昔親文公几席於一堂今從文公俎豆於百世豈

不攸宜哉今者予得請歸田私念祠宇初立享祀無資亦爲千秋缺典爰檢料行囊置鄉試卷資九畝四分外置祀田八畝二分又撥縣前官地銀租六兩劉先生賢裔尙瑞尙翔其遠其遜紹向嵩齡輩捐租十石不給於供矣况崇德報功人有同心繼此而賢士大夫從而恢張之是又予之厚望也夫雍正七年己酉中春桐廬後學皇甫文聘敬撰

重新邵武會館北舍記

邑人謝莘

邵武會館北舍之復實工部主事柳村連先生之功也至今讀其記不没人功而又不自居其功好

善之誠徃徃溢於毫楮夫事固莫艱於創始乃有時繼起之功實等於創當萬歷丙午年間同郡黃先生諱克謙諱和李先生諱春熙諸先輩經營是館厥功偉矣未百年棟折垣頽吾綏曾子成章捐金繕葺之由是南舍復而廖咸菴爲之序咸菴者吾綏孝廉獻之之別號也時北舍數楹遭敗類竊鬻者久豪右已攘爲世產康熙甲戌北上孝廉諸公廖君猷之涂君冠五黃君字榮陳君弘九吳君蘭谷鄢君秀林始持公鳴官贖復以故南北兩舍共成完璧連先生既記其事而不没其功又刻諸

集中以告同人俾諸公之績人人知之而不得而掩之君子之樂道人善如此其至也顧北舍初復時垣頽棟折視南舍尤甚歲戊戌先生在官度其廢址卑隘慨然爲之培土以崇其基庀材而新其宇吾友余韋齋李蘭亭鄢玉鉉同年聶省齋予弟鶴儕一時互爲繪圖鳩工不數月告竣其規模布置煥然一改舊觀實先生之力居多是役也土木之費約計三百金先生捐俸十之九同邑諸君子共攸助以襄其成至今僑寓是館者至則如歸文酒往來起居閒適幾忘先生之力亦因先生歸里

時絕口不自言其功人言亦勿及也夫君子恥獨爲善而好善之心又人性所同今先生已作古人矣余樂從後而誌其功先生記北舍之所由贖余記北舍之所以復新先生視曾生之修南舍所費倍之然曾生得廖咸菴序之於前先生又追述於後獨先生之不自居者余不忍忘且令數十年後居斯館者知繼起之功等于創始有所感興而時爲修葺也北舍即先生所居之東舍南舍即其西舍云

濉川書院碑記

知邵武府 俞大受

蓋聞菁莪棫樸首重作人塾序學庠莫先造士雖人傑地靈然習業必有其地斯師生之講求切而用功專于以可觀厥成焉丁丑秋余代庖樵川接見諸賢宰而建寧邑令韓君卽以濉川書院落成蒙 撫憲鐘大中丞錫以榜題榮之匾額固已振興鼓舞于勿替矣復屬余爲文以記之余愧不文然賢令首先倡義而紳士樂于襄事誠盛舉也爰考建寧縣志明有東山書院在大東門外東山之巔嘉靖十一年邑令江一桂所建未久卽廢田租改作寺餉又有濉溪書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五九

院在縣城積善坊建于嘉靖三十六年後燬于火迨

本朝康熙四十年署令徐之霖又于清平坊創建義學一所撥給鎮安橋租及周坪田租三十石以佐師生膏火後橋圯租豁周坪之田亦遭侵踞薪水無出義學遂廢邑令韓君于乾隆二十年八月蒞任敷政伊始卽殷殷以文教爲懷查考舊基悉爲民業惟義學尙有敗屋數椽已改爲棲息流民之所難以復修嗚呼是亦當官者之羞也嗚呼是誠當官者之責也亟商諸邑紳捐俸爲倡擇地于北門內 文公朱子祠旁又益以廢倉基址側購民間隙地丙子仲春

庀工至八月而工竣計費一千六百一十三金外爲大門門內繚以修垣垣內有池池上有亭亭左起屋四間爲憇從庖溷之所自右拾級而登中爲講堂堂後有過路涼亭連接後堂最後大廳爲奉祀 徽國文公之所兩側各翼以輔屋講堂西偏復建大樓五間上貯書籍下爲貯谷之倉又架側屋數楹堆貯雜器師生下榻之房共計四十餘間此舉邑紳徐君名時作者出力居多而諸生之急公董理士民之踴躍從事寔屬罕覯皆由于邑令韓君加意作人寔心造士之所激發也從此文明日起百年化育之久彌覺洞共傳不朽也夫是爲記

有光風氣大開七閩烟嵐之上爲增色真與鷺湖鹿

重建建寧縣書院記

邑令 韓 琮

古者自辟雍頴宮下至術序黨庠家塾莫不有學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鄉大夫受法於司徒而頒於鄉吏使各教其所治州長黨正族師皆以時讀法卽至閭胥亦掌鱣撻比長亦禁竒衺先王教民之道所以委曲詳盡而不憚其煩者凡以興教化美風俗故也後世於鄉學國學之外復示廣厲之意以補學校所未及則更有書院炎宋理學昌明振興文教書院尤多迨我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由京師以逮省會郡邑書院

建寧縣志

卷之二十七

記類

六一

之設星羅碁布重道作人之意實超軼前代矣乙亥秋余承乏茲土竊意綏安亦樵郡形勝地濰溪之水清且漣金饒鳳巘嵯峨而森列秀靈之所鍾英雋代接於踵而宋劉德言又爲紫陽夫子高弟講學鄉邦其流風餘韻宜長留於庠塾之間比下車首以書院爲問則鞠爲茂草已有歷年嗚呼子衿城闕之詩毋亦司土者所當深念歟爰進紳士而謀之且割俸爲倡於是諸紳士咸懽忻鼓舞競出其私橐以助謂舊址湫隘不足復興請擇坎隅之爽塏者更焉遂乃度材於山運甃於陶範金于冶梓人圻人各事其事不

數月而厥功告成計爲堂若干楹鬻舍若干間垣墉門廡以次具舉先是其地有徽國文公祠新而遷之講堂之上俾學者朝夕瞻仰儼若式憑於函丈而受耳提面命之益也夫經營措置使學者藏修游息有其地敬業樂群有其人傳道解惑有其師是余之責也至若優游於詩書禮樂之途黽勉於修齊治平之業絃誦雍雍風俗丕變恍然如見三代之隆而論秀書升屈指爲海內俊造淵藪是在此邦人士相與觀摩以無負余惓惓之厚望庶幾興作不爲徒勞後之君子當必有同心以保其勿壞者爰記落成之歲月

以壽諸石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季夏月記

濉川書院碑記

徐時作

天下四大書院曰鹿洞曰嶽麓曰應天曰嵩陽自  
四大書院既興而後世州郡縣各就其地建書院  
其在閩之建陽爲文公書院尤溪爲南溪書院而  
紫陽書院幾遍天下皆崇奉朱子以示趨嚮建邑  
自前明有東山濉溪二書院皆毀于兵火後遂無  
有起而復之者 本朝康熙間別駕徐公之霖攝  
縣篆止建義學于縣署左地近囂塵堂室湫隘且  
膏火莫贍師生聚散靡常邑人士屢欲改建他所  
而難其地乾隆二十年潞水韓公來宰茲土毅然

以育才爲己任甫下車詢民生利病旋造義學見  
其頽垣破壁嘆嗟者久之迺延余至署議建書院  
余力贊之僉謀得地于西北門朱子祠旁卜之得  
吉咸曰允臧先是有西洋人設異教于此造天主  
聖母二堂至雍正間奏議毀拆放逐邪教邑侯皇  
甫文聘即天主堂改建朱子祠聖母堂改建郡守  
顏公祠又于祠側建倉廩貯穀以供祀事倉廩後  
廢顏公祠亦廢惟留門房數間又爲營兵所據朱  
子祠雖無恙而狹隘樸陋不足以妥神靈韓公割  
俸併衆輸得銀若干兩木石有資爰卜吉興工經

始于某年月逾年講堂夾室次第落成榜曰濰川  
書院升朱子神位于講堂後俾師生不時瞻仰左  
建倉廩厩上爲樓廩左爲小室橫向以通小街右  
自講堂西階下建顏公祠濬小池爲觀玩池前良  
以大門門左造小室統計房室若干師生各有攸  
處神靈以妥于是入其中窈然以深登其上曠然  
以明周廻上下歷落爽塏極一邑之勝余與韓公  
共樂其事之有成而爲後進者幸也雖然凡事必  
慮其可久苟徒侈耳目之觀而不有以善其後則  
無可繼終必至于壞敗如前此書院義學之設膏

火乏資空名僅存無益于實豈所以計久長哉迺  
復僉謀捐租設法以垂永久而踴躍捐助者纍纍  
焉于是諸生膏火有資師長束脯有藉而無虞于  
難繼矣夫百年服教百年畏神豈一世事哉濰川  
近朱子講學之鄉一望麻沙故里考亭舊居儒先  
之遺風未遠又得韓侯鼓厲振興教思無斁有相  
與而勿替也已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仲秋月記